

# 吴老的植物园情结

## 贺善安 顾 姻

贺善安（1932~）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，研究员；

顾 姻（1932~）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南京中山植物园，研究员。

吴老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，对中国植物园事业高瞻远瞩，做出重要贡献。1999年他被授予日本宇宙奖（COSMOS奖被誉为生物学界的诺贝尔奖）时，我正应邀为该奖的评委，得以聆听全世界评委对他成就的评价，亲身感受到吴老是一位全球公认的伟大的科学家，对人类、对全球生态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### 指点江山，邀请陈封老下庐山

20世纪50年代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植物园遇到了阳春三月的大好时机，几个大城市里的植物园，一个个应运而生。中科院在苏联植物园专家的建议下，接手在原民国时期建于南京的“总理纪念植物园”恢复重建，定名为“南京中山植物园”。竺可桢副院长特别指出，不能没有“中山”两个字，要突出是原来“总理植物园”的延续。根据植物园从来就具有科研与建园并重的特点，决定由原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华东工作站来重建此园。吴老当时奉院部之命协调组织南京中山植物园的建设，是南京园首届植物园建设规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。考虑到这个园建设的特殊需要，他高瞻远瞩地做出了邀请建园大师陈封怀先生来宁掌舵的战略安排，并说动了陈封老下庐山来到南京。陈封老既是一位植物分类学研究专家，又是植物园建设方面的大师。陈封老在建园方面的造诣与他的绘画功底是分不开的，他兼有科研与艺术两方面的雄厚实力，是一位难得的植物园规划大师。这一举措为“南京中山植物园”的前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在规划中陈封老画龙点睛地把主楼位置，定在北向主道的偏东一隅，人们在由主道入园时，看不到主楼，而在行进一段后，人随路转，主楼显



2008年，贺善安（右）、张佐双（左）拜访吴老

现，跃入眼中，顿时使人进入一种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意境。点活了包含着山、水、城、林、古今名胜的全园规划。至今人们入园都觉得布局很好。1956年在中央政府关怀下，组建国家植物园北京植物园的时机已经到来，又是吴老协同俞德浚先生，开创了院、市双方结合形式的植物园。1960年，陈封老在南京园大局已定的形势下，又到武汉开辟新园。继而南下广州，为华南植物园的建设孜孜不倦，在那里创造了蜚声中外的著名园林景境“龙洞琪琳”。庐山、南京、武汉、广州等等，陈封老为我国植物园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回忆往事，不难看出，在我国植物园发展的历史中，6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，而吴老正是造就这个历史高潮的主要支柱之一。

### 高瞻远瞩，尽心培养植物园事业后继力量

植物园事业的持续性有赖科技队伍的存在与努力。吴老当然深知其道，并十分关心。从吴老《百兼杂感随忆》中，我们可以读到（P.18）“派贺善安、张敖罗、郑重等赴美国学习”。足见他对派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建设植物园的重视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国与美国首次开展在美国的植物采集与调查。这次合作史无前例，是在当时学术界轰动一时的大动作。吴老注意到在人选方面要有从事植物园工作的。这使我国植物园在以往学习苏联的基础上，及时地扩展到汲取西方植物园建设的理念和经验。记得当时，我们对阿诺德树木园使用的野外采集记录标准，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和注意，因为那个标准也是美国许多科研性较强的植物园统一采用的标准。完善的采集记录和1965年俞德浚先生在庐山会议上强调的园内的“六有”记录体系加在一起，就是植物园科学性的最基础数据。顺此也想提一提，记得当年中、美双方为了分取采集到的种子时，彼此都很斤斤计较，生怕少了一粒。然而，十分内疚的是，当年分到我国武汉、北京、昆明和南京四地植物园的引种材料现已荡然无存。相反，在美国却已传播到十余个植物园，并从中选出了优良种类，可应用于园林建设。我们这些被吴老点名派去学习的人，固然难辞其咎，但是还应看到，植物园事业的长期性，并非一代人的事业，要持续下去，要代代相传，绝不能在植物园建设上热一阵、冷一阵，在这个长河中，只要有一个“冷一阵”，就会前功尽弃。

1988年吴老为支持和推动我国植物园事业的发展，特地准备了题为“前进中的植物园——植物园在人类生态与植物资源方面的全球战略”的学术报告，到南京参加在我国首次举行的国际植物园学术讨论会。到会后，他看到来参加的国外专家后，对贺善安说：“这次会议很好，来的知名专家不少，甚至比国外同类会议还多。”他很高兴。1990年在北京植物学会理事会上，吴老又语重心长地对贺善安说：“你们搞植物园，在园艺技术方面有真才实干的人太少了，要后继无人了。”表示了他的担忧，直率的批评，让我们终身难忘。2005年我们把与张佐双先生等一起撰写出版的《植物园学》送到他那里请他评阅，吴老虽已视力欠佳，但在百忙中还仔细地写了评论，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还为植物园学的英文术语作了指导，定名为PHYTOHORTOLOGY。这是对我们后辈们最大的关心、爱护和鞭策。面对吴老年过九十还主持《中华大典·生物学典》的精神，我们最好的纪念行动，就是继续奋进，为植物园事业鞠躬尽瘁。

